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易卜生集

(四)

易卜生著

詹家駒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易卜生集

(四)

易卜生著
潘家洵譯
胡適校

漢譯世界名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易卜生集第四冊

少年黨

劇中人

勃拉次保爵爺（鐵廠主人）

此處「爵爺」兩字並非世

爵位是指挪威國王賜給有家族和身分的人的一種榮譽而言。

勃拉次保（姓）伊呂克（名）（爵爺子，商人）

人：

陶拉（爵爺女）

賽爾瑪（伊呂克妻）

費爾博（鐵廠醫生）

史坦恩斯郭（律師）

孟森（司通里地方的田主）

孟森（姓）柏斯馨（名）（他的兒子）

瑞娜（他的女兒）

海爾（神學家，司通里的教書先生）

凌代爾（鐵廠經理）

冷特斯丹（姓）安兌爾（名）（鄉下財主）

赫利（姓）丹尼爾（名）

倫鐸爾門夫人（一個酒館主人的寡婦）

阿斯拉克孫（印刷人）

爵爺家女僕一。

男僕一。

倫鐸爾門夫人家女僕一。

市民，爵爺家賓客，以及其他的人。

（劇中事實發生在鐵廠附近，離着挪威南部一個商業城不遠的地方。）

第一幕

（五月十七，挪威獨立紀念日，爵爺家裏場上大家正開慶祝會，後面樂舞並作，樹間綴着五色燈火，中間靠後設着一座講壇，右邊是一個茶點休憩大帳篷的入口，前面放着一只桌子同許多長椅，前面靠左，又有一只桌子，用花裝飾着，周圍都放着躺椅。）

二

（一大羣人，冷特斯丹紐孔上綴着一個黨徽，站在講壇上，凌代爾站在桌子左邊，亦戴着黨徽。）

冷——所以，諸位同胞，我慶祝我們的自由

！既是我們的祖宗把自由傳給我們，我們應該替自己同我們的子孫把他保存着纔是！紀念節萬歲！五月十七日萬歲！

衆人 萬歲！萬歲！萬歲！

凌（正當冷特斯丹下壇的時候。）還有老冷特斯丹萬歲！

幾個人聲 噓！噓！

許多人聲（蓋過那些人的噓聲。）冷特斯

丹萬歲！老冷特斯丹萬歲！萬歲！

（大衆漸漸散去。孟森父子，史坦恩斯

郭，同阿斯拉克孫擠向前來。）

孟 你放心，到了用不着他的時候了！

阿 方才他說的是本地情形！哼哼！

孟 我記得他年年說來說去老是那幾句話

！這邊走。

史 不對，不對，孟森先生，不是那邊。我們把

令媛撤下了。

孟 哦，不妨事，瑞娜會找着我們的。

柏 她用不着找我們，有海爾陪着她呢！

孟 不錯，有海爾呢（很親熱地用肘推推史

坦恩斯郭。）但是你有我，還有別人，在這

裏陪你。走罷！我們離了他們在這裏

清清靜靜地可以暢談那——（說話時已

經在桌子左邊坐下。）

凌（走近來。）對不起，孟森先生，這桌子有

人定下了。

史 定下了？誰定的？

凌 爵爺他們定的。

史 哦，什麼爵爺不爵爺的！他們一個人

都沒有來。

凌 不錯，但是他們說不定什麼時候都許來。

史 他們來了，讓他們坐在別處就是。（坐

下。）

冷 （用手接着椅子。）不行，這桌子是定下的，沒有法子通融。

孟 （站起來。）走，史坦恩斯郭先生，那邊一樣地有好座位。（向右走去。）侍者！

唔，侍者亦沒有。這些地方那委員會都該照顧到纔是。哦，阿斯拉克孫，你進去跑一騎替我們弄四瓶香賓酒來。酒要頂好的，叫他們寫孟森的帳就是。（阿斯拉克孫走進篷去，其餘三人各自就坐。）

冷 （悄悄地走過來，向史坦恩斯郭說道。）

想來你不至於生氣——

孟 生氣！說那裏話！沒有的事！

冷 （仍向史坦恩斯郭。）這事不是我要這樣做，是委員會議決的——

孟 那還用說嗎。委員會發的命令我們一定要服從的。

冷 （態度如前。）你想，我們現在是在爵爺自己家裏場上。他好意今天晚上把他的花園場圃一齊開放，所以我們覺得——

史 我們在這裏很舒服，冷特斯丹先生——
我們只消能過太平日子——我意思是指着大衆說。

冷 (聲色不動) 既然如此,那就沒有事

了。(向後走去)

阿 (從帳篷裏出來) 侍者拿着酒就來

了。(坐下)

孟 留着一張桌子,委員會特別招呼着!

並且又是在我們的獨立紀念日! 這就

是這裏一切事情的榜樣!

史 但是你們這些人爲什麼由着他們去鬧呢?

孟 你要知道,這是遺傳的習慣。

阿 史坦恩斯郭先生,你初來,不熟悉地方上的情形。只消你略知道一點本地情形——

侍者 (拿着香賓酒) 是你要的——?

阿 不錯,是的,把瓶子開了。

侍者 (斟酒) 寫你的帳,孟森先生?

孟 都寫我的,放心就是。(侍者去) 孟森

同史坦恩斯郭碰碰酒杯) 史坦恩斯郭

先生,我們都歡迎你。我能够認識你,心裏

真是萬分地快活。我覺得有像你這樣一

個人到這裏來住着,實在是地方上的光榮。

你的大名我們在報紙上早就看熟了。你

生就一付好口才同一片爲公家的熱心腸。

我知道你要帶着生氣同精神參加——唔

——參加——

阿 參加本地情形。

孟 哦，不錯，本地情形。我就爲他乾這杯酒。

——（大家喝酒。）——

史 我無論做什麼，一定要使他有生氣，有精神。

孟 好！聽聽！他答應下這句話，我們再乾一杯。

史 且慢，我已經——

孟 哦，瞎說！我們再乾一杯——一杯約酒！（大家碰杯喝酒。底下他們說話的時候，柏斯馨不停的隨時替大家斟酒。）

孟 現在既然談到了這件事情，我要告訴你們，那作威弄權的並不是爵爺自己。不是他自己，藏在後頭出主意弄鬼的人是冷特斯丹那老東西。

史 我聽見許多人都這樣說。我不明白怎麼像他那樣一個自由黨——

孟 冷特斯丹？你把冷特斯丹安兌爾當作一個自由黨？不錯，當初他年輕不會爬上梯子的時候確亦算信奉過自由主義後來他就承襲了他父親的國會議員。怪事！這裏樣樣事情都是世襲！

史 這些弊端必定要剔除纔好。

阿 不錯，這些事真該死，史坦恩斯郭先生，你

簡直就把他們剔除一下子。

史 我並不是說我——

阿 是，是你！你正是那等人，你生就的蓮花妙舌，像古書上說的一樣。不但如此，你的筆下又快！你要知道，我辦的那份報可以聽你調遣。

孟 如果打算動手，非趕緊不可。初選投票

在這三天裏就要舉行了。

那城行的是間接選舉法。先由選

舉人選出一個「委員會」來，然後由那「委員會」再去選舉國會議員。此處孟森說的是選舉「委員會」的初選投票。

史 如果你當了選，你私人的事業不受影響

嗎？

孟 不用說我的事業當然要吃虧。不過如果公家的利益一定要我犧牲的話，我亦只得把個人的利害丟開不管。

史 好，真好。並且你已經有了一個黨：這一點我看得很清楚。

孟 不是我自己誇口大多數勇往進取的少年都——

阿 唔，唔！留神奸細！

（赫利丹尼爾從篷裏走來，近視着眼睛四面張探了一番，然後走近。）

赫 許我借一只空椅子用用嗎？我要坐

在那邊去。

孟 這些長椅都是釘住在這裏的，你看；但是你何妨就在這邊桌上坐呢？

赫 這邊？在這桌上？哦，很好，很好。

（坐下。）噯呀，噯呀！香賓酒，是不是！

孟 正是，你不喝一杯嗎？

赫 多謝你，我不喝。倫鐸爾門夫人的香賓酒——也罷，喝半杯陪陪你們。誰有空杯子？

孟 柏斯馨，你去拿一個。

柏 哦，阿斯拉克孫，你去拿一個酒杯來。

（阿斯拉克孫走進簾去。一停頓）

赫 諸位，不要讓我打斷你們的話頭。我決

不做這種事！多謝你，阿斯拉克孫。

（向史坦恩斯郭一鞠躬。）面生得很——

一位新到的客！這位莫非就是著名律

師史坦恩斯郭先生嗎？

孟 一些不錯。（介紹他們。）史坦恩斯郭

先生，赫利丹尼爾先生——

柏 資本家。

赫 你應該說從前的資本家。現在都沒有

了，都被我揮霍淨了。並不是說我是破產

的人——這一層千萬不要誤會。

孟 喝酒，喝酒，趁着有沫的時候。

赫 但是無賴的行爲，你要知道——欺騙，狡詐——我不多說了。我盼望那些情形只是暫時的。等我把那些官司同還有些別的小事情弄一弄清楚，我就要去對付我們那狐狸精老萊拿貴族了。我們預祝一杯！什麼，你不贊成？

史 我想先聽聽我們那狐狸精老萊拿貴族是誰。

赫 嘻嘻！你不必這樣跼蹐不安。你不要以爲我說的是孟森先生。孟森先生決沒有貴族的嫌疑——不是他，是勃拉次保爵爺。

史 什麼！爵爺在銀錢款項上斷沒有什麼可以指摘的地方。

赫 你這樣想嗎？哼，我不多說了。（湊近些。）二十年前我是個大財主。我父親給我留下了一份大家私。你亦許聽見過我父親的名字？不曾聽見過嗎？

老赫利漢斯？大家叫他金漢斯。他是個船業主人；當年封鎖大陸的時候發的財；他家裏的窗格門柱都是鍍金的；他花得起這些錢——我不多說了；所以大家都叫他金漢斯。

阿 據說他家的烟肉帽兒亦是鍍金的？

赫 沒有的事情，那是靠不住的話；不過這種話却早就有的。但是他把銀錢任意揮霍；後來我亦是這樣，那次我到倫敦去——你不曾聽見過我到倫敦去的事情嗎？我的僕從和排場簡直同王子的一樣。你當真不曾聽見過那回事嗎？還有我提倡美術，科學花的那些錢！獎勵少年人才花的那些錢！

阿 (站起來) 諸位，收天見。

孟 什麼？你要走了？

阿 是的，我要去活動活動兩隻腿。(去)

赫 (低聲) 他亦是其中的一個——同別

人一樣地曉得感激，嘻嘻！你們不知道我供給他在大學念過一年書嗎？

史 這話當真？阿斯拉克孫入過大學？

赫 像小孟森一樣——一點結果都沒有；並且像——我不多說了。我沒法，只得由他去了；當時他已經沾染了喝酒的嗜好。

孟 但是你忘了要告訴史坦恩斯郭先生關於爵爺的事情了。

赫 哦，說起來話長呢。當年我父親得意的时候，正是那老爵爺倒臺的當口——是現在這位爵爺的父親，你要記清；他亦是個爵爺。

柏 還用說嗎，這裏樣樣事情都是世襲。

赫 連社交上的特權都是如此——我不

多說了。金融的變動，鹵莽的投機，和他在
一千八百十六年左右的浪費逼着他賣掉
了些地產。

史 你父親買下來的？

赫 我父親照價買下來的。後來怎樣呢？

後來我掌管了產業，諸事都有了進步——

柏 那是不用說的。

赫 朋友，祝你健康！我說諸事都有了進
步，就是像疏理樹林，這一類的事情。不想
隔了許多年，小主人萊拿——就是現在這

位——竟會出來否認當初的成約。

史 赫利先生，你當然可以不去理他。

赫 事情沒有這樣容易！他說訂約的時

候漏掉了許多小節目。還有一層，當時我
一時手頭恰很窘迫——那種窘迫後來却
變成永久的了。你想現在的世界一個人
沒有資本能夠幹什麼？

孟 你這話說得一些不錯！並且有許多

事情有了資本還是不中用。那種滋味我
是嘗過的。不要說別的，連我的孩子們——

柏（敲着桌子。）噫，父親——我只消這裏
有幾個人！

史 你說你的孩子們？

孟 正是，就拿柏斯馨做個例罷。亦許是我
不會給他一個好教育？

赫 一個三重的教育！先入大學；後來學
圖畫；後來又學——學的什麼？——現在

他不是土木工程師？

柏 不錯，我是，說亦慚愧！

孟 不錯，他是，我可以拿出帳單同證書來做
憑據！但是市政工程是誰在那裏辦？

這兩年的路工是誰包攬去的？還不都

是外國人！就算不是外國人，至少亦是

我們絕不認識的生人！

赫 不錯，這些事真是丟人。去年正月裏儲

蓄銀行總理出缺的時候，他們只給孟森一

個不理，反去用了一個——（咳嗽）——只

懂得死扣錢不鬆手的人，這種脾氣我們這

位賢主人是決沒有的。只要有重要位置

出來，每次都是一樣！永遠輪不到孟森

——總是一個他們——當權的——親信

的人。羅馬法裏說的 Commune suffra-

gium 意思就是他們公共會議裏翻船。

真正丟人！祝你健康！

Commune(共同) Suffragium(選舉) 原意本是普通

選舉。在這地方赫利故意玩弄 Suff. et. 同 Nau-

fragium 兩個字眼。Naufragium 意即是翻船。這

段赫利的說話倘說得很，只能會意而已。

孟 多謝！我們換個題目談談。你那些官司怎麼樣了？

赫 還不會了結呢；目前我不能再多告訴你了。那些事真把我麻煩死！下星期我還得要召集市議會全體聽仲裁委員會判斷呢。
挪威習慣，人民有爭端事須先就仲裁委員會判斷，如兩造不服委員會判斷之結果，然後再赴法庭。

柏 聽說有一次你自己亦受過仲裁委員會的判斷？

赫 我自己？不錯，不過我不會到場。

孟 哈哈！你不曾嗎？

赫 我有很充足的理由：我要過河的時候——

——不幸正是柏斯馨造橋的那年——撲通一聲！那橋就坍下去了。

柏 該死——

赫 不必着急！你並不是第一個把弓拉斷的人。你要知道，樣樣事情都是世襲的——我不多說了。

孟 嘿，嘿，嘿！你不多說了？既然如此，喝酒不要多說！（向史坦恩斯郭）你看，

赫利先生有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的特權。

赫 不錯，我覺得真有價值的公民權只是言論自由。

史 可惜法律要去限制他！

赫 嘻嘻！我們這位靠法律吃飯的朋友正

饒涎欲滴地盼望出來一樁誣謗案子呢，是不是？先生，你不必費心！告訴你說，

我是個老手！

史 尤其擅長造人家的謠言！

赫 對不起得很！你這樣生氣足見你這

人有情義。請你不要記着一個老頭子在背後批評你朋友的一番不識時務的蠻直的話。

史 我的朋友？

赫 那位我很敬重的令郎——我不多說

了！還有那位女公子。如果我無意中

糟蹋了爵爺的名譽——

史 爵爺的？你把爵爺一家當作我的朋

友嗎？

赫 我想，你大概不至於去拜望仇人罷？

柏 拜望？

孟 什麼？

赫 嘎，嘎，嘎！我說話不留神洩漏了人家的祕密——

孟 你去拜望過爵爺嗎？

史 沒有的事！完全是一種誤會——

赫 對不起得很！我怎麼會知道那事要